
ICANN72 | 虚拟年度大会 — 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NCSG
太平洋夏令时 (PDT) 202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 — 09:00 至 10:00

温迪·普若菲特

(WENDY PROFIT): 现在整点过三分了，我将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弗朗克 (Franco) 由他开启会议。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谢谢，温迪。

本次会议现在开始。请 I.T. 工作人员开始录音。

[正在录制]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NCSG) 的联合会议。我是弗朗克·卡拉斯科，是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本次会议将提供六种联合国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请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 (Interpretation) 图标，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讨论组成员，为了方便记录，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你要讲的语言。

另外，请确保将所有语音通知静音，发言清晰、勿快，以便口译员实时翻译。

本次讨论仅限于 ICANN 董事会与 NCSG 会员之间。因此，我们将不开放听众提问。但是，所有参会者均可以在聊天中评论。请使用聊天窗口中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回复所有小组成员和与会者” (respond to all panelists and attendees)。这将使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评论。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形式下，只有小组成员之间才能进行私聊。讨论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会议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其他讨论组成员看到。

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 (Closed Caption) 按钮。

就说到这，现在我将把话筒交给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马腾，交给你了。

马腾·波特曼：

谢谢，弗朗克。感谢你的协助。

对于参会较晚的各位，再次提醒一下，让我们祝布鲁纳 (Bruna) 生日快乐。欢迎大家、塔蒂阿娜 (Tatiana) 以及我们的 NCSG 成员，参与这次与董事会的联合会议。这些会议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确实渴望交流，这可能是目前的最佳方式。

在我们这边，主持会议的最佳人选莫过于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接下来将由他主持。

马修，请开始吧。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请允许我再次欢迎大家参加 ICANN72 大会。很高兴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也很遗憾我们没法现场会面。

今天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与各位讨论。布鲁纳，在我将话筒交给你之前，我想说，你们提出的关于互联网治理领域 2022 财年目标的问题，与我们提出的关于如何更加有效且高效地与全球政府展开合作的问题非常相似。所以我想，是否可以把这两个问题并在一起展开讨论，然后再讨论你们的第二个问题 — 关于后续会议的问题。这样可以吗？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BRUNA MARTINS'

DOS SANTOS):

马修你好，大家好。我是布鲁纳。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们对于会议和会议未来演变已经讨论了许多，所以让我们先跳过 — 我们调整一下对话的顺序，从治理部分开始。

马修·希尔斯:

好的。等下你发言的时候，可以介绍下问题。我只是先说明一下情况，说一下我们从哪儿开始。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好的。非常感谢。再次感谢董事会所有成员，让我们又一次有机会共同探讨一些与 NCSG、NCUC 和 NPOC，以及 ICANN 的非商业社群非常相关的话题。

我们向你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也是来自塔蒂阿娜和汤姆斯林 (Tomslin) 的建议：我们仔细查看了 2022 财年的目标，其中第 9 个目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提到 ICANN 的目标是与全球的互联网治理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实现开放互联网的目标。

关于这个目标，我们想知道 — 首先要指出的是，虽然它很有趣，但它可能是 — 它可能被框定为一个相当宽泛的目标，所以我们想听听你们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此外，还想询问董

事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设想的步骤是什么，你们将如何确保或至少努力确保仍然在 ICANN 内保留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合作，我们也想听听你们对健康合作的看法，这对董事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实现政府之间、ICANN 自身的健康合作，同时也确保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得到保留。对于那些不认同开放互联网的任何目标的政府来说，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有点宽泛，但我想，我们可以试着从第 9 个目标开始对话。

谢谢，马修。

马修·希尔斯：

在我将话筒交给崔普缇 (Tripti) 之前，我们这边由谁来，我想说的是，让我们将董事会的问题整合进来，因为它们非常接近。所以董事会的问题是，我将读出来。哦，幻灯片上有。那更好了。请就 NCSG 如何更加高效、紧密地与全球政府合作提供意见/建议，包括教育、培训，以及在关乎 ICANN 使命的地缘政治议题上展开沟通。

期待这次讨论能富有成效。我将把话筒交给崔普缇，就你们的问题提供董事会的观点。谢谢。

崔普缙·辛哈：

谢谢马修。也谢谢布鲁纳的问题。

我将发言五到十分钟，展开讨论，我希望我们能相互发言、对话。

说到我们 2022 财年的第 9 个目标，我想先就 ICANN 的使命和愿景说几句。当然，它可以非常简单地汇聚为一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

为全球社群维护单一、稳定、能彼此协作的互联网是 ICANN 使命的核心，而这不是我们能独自完成的。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互联网的唯一标识符系统，也是 ICANN 使命的中心。我们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在互联网运营生态系统中，实现了互联网的顺利运营。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各类利益相关方宣传 ICANN 在统一标识符管理领域发挥的作用，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这是互联网合理运营所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个目标现在正由 ICANN 内部所使用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支持，确保不会对涉及统一标识符管理的政策制定产生不利影响。这项工作确保了 ICANN 的政策制定工作能继续脚踏实地。

我们如何实现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与政府以及互联网治理利益相关方中的 IGO 展开合作，从而了解他们的行动及潜在影响，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对互联网的技术基础的影响。一切都关乎沟通互动，以便在 ICANN 生

态系统之外解释和知会 ICANN 使命的技术方面。所以它又回溯到基础：ICANN 是一个技术组织。

所以我们的目标如下。我们想要了解政府和 IGO 关于 ICANN 模型或我们的任何其他方面的工作的顾虑和看法。我们也致力于为任何影响 ICANN 使命的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议题对话、沟通提供信息，无论是在联合国、在国际电信联盟 (ITU)、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以及与金砖四国 (BRIC) 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会议上。

提到健康的合作关系，涉及对各种合作管道的参与。我们致力于与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织分享可能对开放互联网产生影响的政府和 IGO 流程和计划的知识。

但并非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组织均分享 ICANN 对于政府或政府间行动对于互联网运营的潜在影响的顾虑和理解，这是因为他们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各自的角色，与我们的工作优先事项非常不同。

所以 ICANN 将如何做？我们将继续做什么？我们将继续提供技术简报，阐明有关互联网技术运营的立法或规章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与政府实体在系统技术方面沟通交流，并解决他们的顾虑。所以我们将为政府和 IGO 提供技术简报，解释互联网的技术基础，阐明它的运作原理以及实际运作情况。自 2014 年，ICANN 的政府合作小组就已经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以及日内瓦

组织了多场讨论，与各国和各活动相关的地区团队携手合作，使他们获得 ICANN 的技术授权。

ICANN 将继续针对与 ICANN 使命相关的新立法和规章以及 IGO 计划发布论文和进行分析。立法跟踪举措聚焦于互联网相关的监管活动，而这些活动均与 ICANN 使命的范围有潜在的关联。特别是，计划专注于能够影响单一、稳定、可互操作的互联网以及 ICANN 在管理唯一标识符系统的角色上的那些努力。

我们还会审视那些计划对互联网的互用性、安全性、稳定性和弹性，以及社群就唯一标识符系统制定政策的能力产生影响的潜力。

此外，ICANN 的政府合作团队已经发布了政府合作出版物页面，在那里会定期更新社群一般会员的信息和分析。这些出版物探索了现有的不同政治结构和流程，涵盖了在各种联合国和 IGO 结构中进行的网络讨论、针对欧盟政治和立法议程以及特定国家报告的讨论。

所以 ICANN 将继续向社群通报与 ICANN 使命相关的新立法和规章以及 IGO 计划的公共评议机会。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过去几年我们对 GDPR 的密切关注，最近 NIS 指令已得到增强。

所以 ICANN 将继续向涉及 ICANN 使命和互联网技术基础的政府小组和 GAC 成员提供能力建设机会。所以从这个意思上说，

ICANN 的政府合作团队自 2015 年便开始发布信息简报和举办研讨会，通过这些举措分享 ICANN 对互联网技术基础，当然还有 DNS 安全性的认知。

ICANN 邀请社群参与公共评议期，将 ICANN 组织的注意力引向相关的政策倡议和地缘政治议题。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回到当年 NIS2 的几位社群会员在公共评议期的回复那时，我们便与 ICANN 组织开展那些讨论，而我们以后也将这样做。ICANN 的监测和分析流程展现了与 IGO、政府的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接触 —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崔普缇，如果我抱歉。我认为你需要将语速放慢一点，方便口译员的工作。

崔普缇·辛哈:

哦，好。当然。感谢你的提醒。

我是说 ICANN 的监测和分析。这些流程展现了我们与 IGO、政府、监管方、立法者的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接触，酌情就这些倡议展开讨论。举例来说，ICANN 使用了消息传递、评估提交、参与对话来解决可能影响 ICANN 的立法、监管或 IGO 倡议带来的顾虑和挑战。

所以对于开放互联网目标尚不理解的国家，重要的是要他们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不理解目标对他们而言具体会怎样？

需要提醒的是，ICANN 并不是成员国。我们并不在政治实体或 IGO 实体中拥有投票权。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向所有国家阐明互联网互用性的优势，互联网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知晓自身利益后，可以让这些国家重新审视与全球社群之间的互动。

如你们所知，开放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所依存的创新经济的基础架构元素，也已经成为创造我们如今全球互联组织的关键驱动因素。

处理反对开放互联网的观点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当这些反对意见是由于信息缺乏或误解或缺乏了解所致时，如果不了解对他们的影响，支持意见就不会扩散。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与政府和 IGO 的沟通交流就非常重要。

同样重要的还有，要了解平台和互联网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样他们对于某些平台内容或使用数据的顾虑就不会扰乱他们的国民使用全球互联网获得利益的能力。

从 ICANN 的角度，重要的是保持传输基础完好无损。使用唯一标识符系统实现域名解析，让数据流通。

最后再次提醒，ICANN 的使命并不包括内容和平台。国家仍然拥有主权边界，但我们需要确保他们的立法不会干扰互联网的运营。互联网的传输基础需要保持有效、健康和活跃。ICANN 通过其使命扮演了关键的技术角色，维护着互联网运营中的唯一标识符系统。

好了，这就是我的开场陈述。我将话筒交还给马修，希望我们有一场健康良好的对话讨论。

马修，交给你了。

马修·希尔斯：

谢谢，崔普缇。非常感谢。

布鲁纳，交给你了。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非常感谢，马修和崔普缇。也谢谢你们的回答。

我猜你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大量的讨论 — 内部对话，我希望我的其他 NCSG 同事加入这次有关第一个问题的对话。

在听崔普缇发言时，我产生了一些疑问。大概有三个问题。你们与政府的交流将去到哪一层面？ICANN 与政府交流时将采用什么语言？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是否有精简的活动？我们仅仅

关注欧盟还是美国，又或者是那些你们确定在过去几年与互联网和基础设施层决策比较相关或最为相关的政府？我们是否有任何预备条件或评估，来确定 ICANN 与哪些政府沟通交流？

因为我刚刚在听时，我越来越想要了解是否有任何活动旨在向政策制定者教导互联网的实际运作原理，我的疑问是 — 这与我们过去几个月在巴西看到的一样吗？每次我们提到，这对于互联网的意义更大，而并不仅仅是对于 Facebook 或 Twitter 时，总是会声势下降。事情总是会变得有点糟糕，因为就像他们尝试的那样 — 他们经常知道事情发生在哪里，他们经常试图看到更多的事情，并在决策过程中越权等等。

所以，是的，我做了一点 — 抱歉在我的第一个答案中花了太多时间，但我有一些担忧，比如，你们是如何定义政府合作的优先事项的，只涉及来自北半球的政府，还是我们有一个评估 — 到目前为止，哪些政府像是值得合作的。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也希望我的其他同事加入此次对话。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鲁纳。我看到跃然 (Goran) 现在想要加入进来，我将开放他的麦克风。谢谢。

马跃然 (GORAN MARBY): 首先，我们确实会报告我们与政府的交互情况。另外我先再次推荐 CEO 报告。这是对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的相当实质性的描述。我们确实 — 我们确实与之合作 — 例如，我们与 GAC 一起在世界各地的次级区域进行能力建设。

不过让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因为你的问题确实非常好。它回到了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的核心。我和董事会一定制定的目标确实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做一些事情 —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一些事情。实际上，你们的问题也是我们问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接受崔普缇开始所说的，首先，我们看到了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 ICANN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威胁。这次会议中的每个人都熟知这一威胁。俄罗斯正尝试成为 ITU 的下一个秘书[听不清]。他们的平台是让政府不仅运营 ICANN，还运营 RIR、IETF 和根服务器系统。而那就是主题。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我们之前听说过。但这次我会说稍有不同，因为我认为我们看到一些位置比五年前更趋向于中间。

这甚至会回到下一轮，我们谈论的应该是一种能力，对于不说英文、没有从左到右阅读能力的人，也有能力在互联网上拥有标识符。

这就回到了同样一件事，ICANN 作为一家机构，是一家全球性的技术机构。

所以，我们从董事会和组织看到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需要与社群就此议题有更好的互动交流。几年来，我们一直要求社群与更广泛的社群就进行这些讨论建立一个互动点，因为我们在几年前的一份章程中表示，我们希望社群提供任何意见。我们受益于全球各地的社群成员，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当地，例如当地的立法。我们诚心寻求来自社群成员的意见。在一些场合，这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不仅仅与美国或欧盟的立法机构展开合作。我们有着交流互动，你们将会看到论文频出，如你们所知，我们已针对不同国家的立法写了很多论文。我们刚刚发布了一篇博客，是关于中国新的隐私法的。所以我们会一直跟进各项工作。

现在我们聊聊今年的目标，我们把它带到了下一层级，我们确实提出了在每次 ICANN 会议上，我们希望有 90 分钟的会议，让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的团队和曼迪的团队一起来与社群对话，讨论倡议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如何从更广泛的社群获得一些建议的意见。但请记住，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 ICANN 在讨论 ICANN 问题时有发言权。

我们有一些项目，可以在更广泛的点上讨论。例如，尤其是在非洲，我们正在为非洲增加能力。我们正与非洲政府和我们在非洲的合作伙伴、ISOC 和 RIR 展开更多的沟通互动。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当你说到互联网时，实际上是指社交媒体平台。

你们的问题真的非常好。你们应该看到这些目标，多少是在解决你们看到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改进 — 更加透明 — 与 ICANN 社群共同采取更好的方式。目前我们都认同，我们缺少那样的交互点。

不过还要一件事我想要传达。有时人们会讨论所谓的替代互联网或替代域名。我想指出的是，从我个人角度而非 ICANN CEO 的角度，并没有所谓的替代互联网或替代 IP 或替代域名。那不是互联网。因为使用这样的技术，实际上将会割裂人们拥有开放的全球互联的能力。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碰巧是一个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因为我确实相信人们能够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上连接。如果不能这么做，那么实际上并不是互联网（听不清）。这是我们未来几年需要面对的情况。

你们已经看到全球的政府已经开始立法提案，对人们连接互联网的能力产生影响。那正是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地方，ICANN 社群、董事会和组织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你，布鲁纳，让我开场发言。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塔蒂亚娜。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因为此次对话（听不清），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因为我的脑袋里有很多想法。

让我先从第一个开始说起。回到跃然的讲话以及他对威胁、俄罗斯和 ITU 的评价，我认为确实非常有根据。确实，俄罗斯在 ITU 提出的观点很可怕，因为他们可以跟许多政府对话。他们非常温和，但他们是一 — 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处于中流，但他们确实提到了权力和控制的问题。他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些情况。这让我感到害怕，因为不是俄罗斯之前所说的，而是现在我们无法控制。不过他们现在谈论的是后果。他们现在讨论的真实的问题，例如 OFAC。好吧，尽管如此。这是第一点。我认为我们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是俄罗斯。举例来说，NIS2 中的这些提案延伸到了 DNS 网络安全 — 抱歉，是 DNS 递归解析器相关的网络安全法规，等等。例如，这些针对欧洲根区域服务器的未经请求的应急计划，等等。

所以我看到了更广泛的问题，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友好或不友好的政府，支持或不支持的政府。我们只是在讨论那些确实试图恢复一些控制权、行使一些治外法权的政府。

现在，我认为我在这里看到了关于董事会问题的一件事。我真的不确定教育、培训和互动是不是正确的框架，如果你把它带到更广泛的世界，带到政府层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确定政府是否会愿意接受教育。我的意思是。你们不会相信我的，但这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非常敏感的。我想说的是，

将这些重新表述以促进信息交换、能力建设等，讲述给其他同等地位的人，而不是我们，让他们了解更多知识，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第二，我想讨论 ICANN 事务背后的完整概念。不是“我”，而是 ICANN。ICANN 正在做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崔普缇很好地概述了已经在进行的流程，他们带领我们走到了现在的位置，但我们现在的处境可能并不愉快。我们现在完全处于损害缓解模式。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来自于 ICANN 内部的合法性问题，直至更广泛的世界，你们知道，更广泛的领导这，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

我认为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了解一切。要知道，互联网并未损坏。我们一直在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世界却不知道。所以不仅仅要教育政府。令人震惊的是，有时候那里的人们对 ICANN 的工作一无所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私营企业，他们都在今天的域名泡泡中。他们不知道。我认为要脱离现在的损害缓解模式，最终目标不应围绕合作，不应仅仅围绕对话、教育、追踪立法倡议。这应该是首要目标，为我们正在所的事增加合法性。而合法性不仅仅与信息相关，也不仅仅与告知和培训相关。我们将如何告知和培训？我们以权威自居，就好像我们了解所有知识，我们掌控一切。这可能会反而让一些利益相关方感到疏远。

因此，我认为整个概念应该重新思考，并放入更广泛的概念中，即我们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合法性、我们的能见度，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我很喜欢去年提出的技术互联网治理思路，比如广泛互联网治理委员会的分离。我认为这很有意义，但另一方面，这种对技术治理概念的缩小，也许应该独立于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因为通过保留这个概念，我们确实需要将它带得更远、带得更广。因此，这并不仅仅关乎政府。我必须于其他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我们必须教育其他利益相关方。我们必须做的更多。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塔蒂亚娜。我看到跃然要求发言，我将把话筒交给他，然后再交还给布鲁纳。

马跃然：

没有异议，所以这不是与你所说的内容的争论，塔蒂亚娜，因为这是一如既往的深思熟虑，你有很好的观点。只是讲一些看法。其中一件有趣的 — 稍等。当我们与政府互动时，有一个这样的信息。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尊重。我们是一家受人尊敬的

机构。事实上，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尊重。我们可能并不会总是这么想，但让我给你一个证据。目前已经有 170 多个国家/地区参与到 ICANN 的工作中。这意味着 — 全球各地有数千人在参与 ICANN 的工作和分享 ICANN 的信息。我们非常受人尊敬。有趣的是，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的邀请，有的是个别国家的单独邀请，有的则是一些国家的共同邀请，例如 G7、G20、不同的联合国机构等等。并且他们都表达了想要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的需求。这也对我们的观察有所帮助。

我认为问题是 — 话又说回来，我们董事会和组织想要做的一件事是，寻找与相关领域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交互的新方式，展开对话。正如目标中所述。谢谢，塔蒂阿娜。我们同样提议的其他目标是，与 ICANN 社群就此展开更好的对话。

所以你们提到的一些观点是，为什么会这样，而我们之所以将其公开，是因为（听不清）开展这次对话。

当谈到我们如何操作这种方法，当我们在不同的论坛和不同的形式上发言时，如何因地制宜，我有一个 — 我们很幸运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与政府合作。当我们尝试 — 我的意思是 —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实际上是，我们如何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与 ICANN 社群一起做得更好。这就是目标的主旨内容。我又补充了一些，现在要结束发言了。口译员也告诉我，我讲话太快了。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我知道塔蒂阿娜想要发言，不过布鲁纳，你是否想要讲几句，还是直接让塔蒂阿娜发言？我想确保其他人也有发言机会。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我们先听塔蒂阿娜发言，然后我再发言。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布鲁纳。非常简短。

跃然，当你讲到很多政府对我们展现尊重时，令我震惊的是，这些政府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政府中能源和经济事务部的人与我们合作并且尊敬我们，可能并不意味着参加其他涉及军事、控制或者 EU NIS2 指令的会议的人会同样如此。当你提到政府和受尊敬，这其实就是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在这些不同性质的政府机构中，那些了解我们的人可能会尊重我们，但问题是，他们可能并不负责起草那些 ICANN 视为威胁的法规和法律。

好了。谢谢。

马修·希尔斯： 布鲁纳，交给你了。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非常感谢，马修。又是我，布鲁纳。

是的，仔细想想刚才塔蒂阿娜的发言，也许我们现在的方式比从前更好，至少我们尝试过，我们现在有一个主要任务：那就是维护我们之前的工作成果，保留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这种模式负责为政府提供一个相当有针对性和控制力的空间。在这个空间，政府行为受到轻微限制，并因此而闻名。但有鉴于此，也许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正如罗宾 (Robin) 和法尔扎内 (Farzaneh) 在聊天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 ICANN 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政府议程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是 — 有鉴于此次讨论，我们会会有一个应急计划吗？如果在今天结束时，一切都出了错？我们有 — 比如说，如果你们的一项行动的结果将导致我们在 ICANN 的每个单独领域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代表，例如 ALAC、NCSG 或者甚至是 GAC 自身，我们将会怎么做。我们是否有应急计划，如果最终我们发现，政府的每一次参与并不相似，甚至不是线性连贯的，正如刚刚塔蒂阿娜提到的那样，所以如果最终我们发现，他们的参与实际上只是想组织 ICANN 的议程，我们将会怎么做？我非常有兴趣听你们谈谈这个，因为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相关的行动和非常相关的目标，这就好像是围绕互联网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展开的一场民主辩论，

但说到底，我们也想要的是，继续确保每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在这些讨论中都有同等程度的参与。如果我们就立法和互联网监管进行辩论，那么也应该让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那些负责起草法律或政策的人。

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些。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鲁纳。

谁想来回答一下？

马跃然： 那么 —

马修·希尔斯： 马腾。

马跃然： 抱歉，马腾。我没看到你。我想简短回应一下布鲁纳。我已经说过很多。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因此董事会才会让我问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的问题，我碰巧也认为这是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政府的立法增加，这对 ICANN 制定政策的能力有直接影响，有时甚至对人们使用标识符的能力也有直接影响。而 ICANN 不能 — 我们不能 — 正

如崔普缙所说的，我们不是政府。当有立法时，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相关方就需要遵从它。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GDPR，这项法案影响了我们两方面的能力，你们知道，人们会说这是对的或错的。这不是关于那方面的。它实际上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立法。在讨论这些立法的好与坏时，我们还看到了 ICANN 社群的多样性。你们也都知道，围绕这个话题有着不同的意见。而我认为，我们可以在 ICANN 内部开展更好的对话，当我们认为围绕某些法案，利用 ICANN 的力量，能够获得观点时。

不过 — 对于好与坏，全世界的政治家们已经觉醒，互联网的重要性与十年前不同。政治家们在这方面变得活跃起来的方式是，他们制定国家或地区的法案，并产生影响。我认为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有时标识符系统和互联网的基础是如何工作的。我们知道，人们谈论的许多立法都是针对我们所说的社交媒体公司的，而这些公司实际上并不是互联网。你使用互联网接触到他们，当你进入社交媒体公司时，你会走进别人的电脑。我并不是不尊重技术和它的工作原理，但我认为 ICANN 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真的希望与 ICANN 社群就这一问题进行更好的对话。因为我同意你所说的内容，布鲁纳。我的意思是 — 最终 — 它是一个很残酷的信息。当涉及到这一点时，政府有能力对他们国家/地区的公民产生影响。我认为我们有时候需要更好地表达抗议，但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这是我的观点。

我要停止说教了，并且会试着说慢点。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布鲁纳，在我让马腾发言之前，我发现你们还提了第二个问题。这是个很棒的对话。所以你们是否想要把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一下，当然这取决于你们。

布鲁纳·马丁斯·多思桑托斯：我认为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会儿。

另一个问题是你们关于重新回到面对面会议的计划。也许我们可以在最后抽十分钟时间来讨论。

马修·希尔斯： 非常好。

马腾，有请。

马腾·波特曼： 谢谢。经过这么几轮对话，很多我想说的已经被说了，但核心已经在崔普缙说的第一句话中说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参与，这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认识到，对于政府，我们不能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非常欣赏塔蒂阿娜提出的观点，也许它将与那些希望它发挥作用的政府合作，与那些真正想要学习的政府合作，而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知道或想要不同的东西的政府来说，可能会更困难。与此同时，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无法强迫任何政府做任何事情。

因此，我们已经建立的系统，跃然的团队过去几年已经建立的系统，已经在我们的参与中变得更加透明。毫无疑问，他会欢迎来自社群的任何建议，你们也看到了，每过几个月，只要有他参与的活动，总会有来自曼迪办公室的报告出来。如果有任务我们遗漏的部分，就提出来，给出建议。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们想要利用的，利用社群的智慧。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欢迎。

关于布鲁纳担心的政府接管的问题，也是在选区内，我认为这是一个略有不同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如何确保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继续发挥所需作用的问题，它在平等的基础上代表了社群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我们的战略规划中占据核心部分的原因。它是核心部分，并不仅仅让我们与各国政府、国际政府接触，还让我们确保所有声音都被很好地听到。这确实意味着，我们需要意识到并愿意不断改进和学习。

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非常感谢大家带来非常积极的讨论。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里昂。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修。我想针对马腾刚刚的发言补充一下，他的发言提醒了我们，说到底，ICANN 不是在真空中运营。它并不是孤立的，对吗？它不可能独自完成所有工作。所有我认为，我们需要汲取社群之所长，请求你们帮助我们在本地层级、在地方层级，甚至在更细微的层级教育我们的政府。

所以这只是提醒和呼吁每个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加入进来，帮助组织，帮助董事会，当然也帮助社群建立这些与政府的链接，并尝试用我们知道的方式来使他们获得所需的教育。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里昂。

布鲁纳。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非常感谢，马修、里昂、马腾，以及所有发言的人。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确实理解 ICANN 不是在虚空中运营，但你们可能也得跟利益相关方交谈，他们可能多年来一直努力向政府解释互联网是什么。如果你们看看塔蒂阿娜、丝黛芬妮、凯西、我以及这间屋子里来自 NCSG 的所有人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最为相关的使命和奉献之一。

所以，我们的顾虑并非只是从怀疑论的角度出发的。它还来自于我们的经验，我们无数次尝试解释互联网的本质，不仅仅是在平台和内容层面，还在许多其他方面，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多年来一直试图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只是想完结这次谈话，因为这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这次对话的成果带到我们的许多其他 NCSG/董事会沟通交流中。为了确保你们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我们非常想要与你们交流对话的部分。

这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全部内容。

至于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刚刚有了一个更笼统的描述，那就是关于我们重新回到面对面会议和混合会议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想知道将如何做出决定。在过去的几个月和会议中，我们从你们那里听到，这将听从社群的决定，每个人都将参与其中，但是我们有一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回到面对面会议，但人们实际上不能旅行或不能去这些地方，我们有后备计划吗？

另外，到目前为止，董事会考虑过混合会议的哪些经验？你们所有人之间的对话层级如何？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马修·希尔斯：

布鲁纳，很好的问题。我会把话筒交给马腾，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讨论了很久。他会跟你们谈谈最近的想法。谢谢。

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谢谢你，布鲁纳。让我先把你的问题从“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面对面会议改成“何时”，因为这一定是会发生的，我们都知道这有多重要；正是那样的会议方式让我们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们不仅仅需要讨论业务，还需要结识这些话语背后的人并互相学习。

因此，决定何时返回面对面或混合公共会议需要切实、合法和谨慎，我们采取了基于风险缓解的方法，我们考虑了风险状况、健康和 safety 要求、潜在要求以及安全旅行的可行性，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将来自世界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 1000 多人、2000 多人聚集在一起。

因此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看风险状况。为此，我们不是制定自己的规则，而是要看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权威机构，获取他们的建议。特别是当我们关注西雅图等美国地区和波多黎各时，我们会看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评级为 4 级。

对我们来说，如果风险非常高或较高，那么召开面对面会议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是中等或低风险，那么再讨论该如何做。在那时，也仍然取决于社群，那么你会如何组织一场有意义的会议。你会如何吸引可能参加会议的人，特别是在前几次会议上，彼此间隔一定距离，也许以后也将一直这么做。

另外我们还会看 — 也不仅仅只看 CDC。我们还会看我们的指标，例如国际 SOS，它有五级。当旅行风险极高或较高时，很明显我们不会做。我们会继续按照现在的方式开会，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至少仍能推进工作。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年，在不能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完成了那么多工作，真的很了不起。特别是在这周，我和欧洲同事将会在深夜开会。塔蒂阿娜，我知道你生活在（听不清），你我相距很远，所以我与你在这方面感同身受。

目前 CDC 对波多黎各、海牙还有吉隆坡的风险评级为 4 级，风险非常高，所以我们目前不会去那里。我们希望情况能尽快好转，但如果说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永远无法预测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甚至在荷兰，这个全球公认的拥有相当完善的健保体系的国家，我们也即将面临第四波疫情的冲击。我们

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到来。全球还有其他例子。我相信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需要面对。

所以当我们能够再次聚在一起，尽管还是面临新冠病毒的威胁，但肯定已经威胁降低，处于较低的水平 — CDC 的评级为中低风险，那么对于我们举行的一场会议尤为重要的是 — 我们坚持要求与会者接种新冠疫苗、佩戴口罩，且必须是具有一定防护质量的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也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在房间中举行会议可能会有一定的人数限制。我们需要知道谁会参加，这样当面临潜在的暴露风险时，能够及时通知。可能需要在旅行前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并在现场检测体温和进行快速新冠病毒检测，因为在会场外，很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人们在晚上等时间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得采取控制措施。我们不想这么做。但这意味着，第二天你是否还需要再次检测。并且可能会有隔离或旅行限制。

此外，在这样的活动举办前，我们当然还需要现场检查，考虑现场的通风情况等，还有很多在今天尤为重要的情况。让现场的工作人员遵守这些健康和安全管理要求同样非常重要。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能够成功地促成面对面或混合会议。

不仅如此，国际旅行的可行性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签证问题一直存在，但与现在相比，这些问题微乎其微，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源源不断。所以，我们董事会对前往必要的会议地点持开放态度。今年夏天，欧洲人不允许前往美国，而美国人也不允许前往欧洲。就是这些情况。如果这些情况阻碍了全球大部分参与，那么我们还想组织它吗？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旅行限制、强制隔离期等是否合理、可接受？

因此，虽然我们渴望恢复公共会议，以获得协作、沟通和友情等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我们不愿以牺牲社群或工作人员的健康为代价。我们将继续评估风险，旅行的可行性，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旅行是合理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理解，并将在本周后续举行的会议中，跟社群一起探讨，如果我们举行现场会议，怎样做才是最好？我们怎样才能把它组织得最好？在什么情况下，也是正面的情况下，能帮助我们大家面对面见面，或者至少让我们中的部分人见面，其他人以有效的方式加入混合会议？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是的，目前就像是要射中移动的靶心，难度极大，但我们也需要依赖这些国际风险数据，而不是假设我们更清楚情况。我希望如此。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提供了很多信息。

布鲁纳。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非常感谢，马腾和马修。

我确实认为，尽管美国和欧盟可能会迎来第四波浪潮，但这里的情况 — 仅仅从个人层面来看，这里的情况与我们在拉丁美洲经历的情况，与人们在非洲和其他一切地方可能经历的情况相比，要大不相同。这就像我在过去几周里的许多反思一样，因为你们欧洲和美国一些人拒绝接种疫苗的自由程度是令人担忧的，如果我们真的 — 不是如果 — 而是当我们回到那些会议上的时候。

因此，如果我们对没有接种疫苗或拒绝接种疫苗的社群成员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我的主要担忧之一可能是疫苗。因为我确实认为这是另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处于危险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接种了疫苗，也可能会感染病毒，而且可能会再次生病。

所以这也是一回事。我还看到戴维在聊天中发言，问我们是否确定了 ICANN 73 大会的日期，届时将会是混合会议还是面对面会议。好的，让我们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五分钟来讨论一下。

马腾·波特曼：

好的，好问题。也是我们想讨论的。目前，如果我们在处于第四波疫情时做决定，那么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推迟这一决定。但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筹备情况，例如地点考察，签证申请等。所以在两周内，我想我们会需要看看收集到的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我们正在做准备。工作人员正在搜集信息，并已拟备时间表，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可以或必须作出对财政有影响的决定，并最终根据社群的规划能力作出决定。

所以目前看起来情况不妙。我们希望能做到最好。我们非常清楚，即使结果是我们不得不 — 我们说，好吧，我们还不需要决定，我们可以推迟它，但这会产生后果，在以后的阶段，我们仍然会遇到在世界各地看到的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最大的惊讶是，新加坡于 10 月 1 日进入了封锁状态。我认为 — 真的让我感到惊讶。只是说说而已。不过在两周内，我想我们需要做出第一个决定。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其他的董事会成员想要就话题发言或者提问吗？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我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整个混合面对面模型的社群会议，如果我们要回到那个模式的话。所以如果你们能预见你们会有更新的解决方案或建议，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是否要回到混合会议上，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认为 — 我在聊天中看到有人提到了 IGF，但我猜我们还不知道事

情会如何发展。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或者会议是否有效果。虽然我们都很感激这样的努力，因为我们确实想念彼此，但我仍然很好奇 IGF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而 ICANN 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回到混合会议，我们的参与度将不再相同。

所以，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任何你们关注的事情，或者想要在社群会议上听到来自我们的任何反馈，我们也很高兴听到你们提出来。

马腾·波特曼：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发言。

目前在 IGF 上，我们将有一些演讲时段，但据我们所知，目前演讲者们决定不会旅行参加。混合会议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出差旅行，除非是非常有必要参加的现场会议等。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当然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并尝试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因为我们并不是唯一处于这种情况的人。我们会试着彼此学习。

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我们常常收到其他组织的求助，询问我们如何组织在线会议等等。

我希望这个回答能有帮助。重申一下，我希望能有确切的答案，但目前没有。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布鲁纳，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要结束会议了。还有最后几句话？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是的。我想感谢你们带来的这次真诚的交流。如果我们的任何担忧有点言过其实，那么我真诚表示抱歉，但我们真的非常珍惜每次与你们大家进行交流的机会。我们期待着下一次交流。谢谢大家。谢谢来为我们的 ICANN72 开场。

我说完了，马修。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布鲁纳。

在我们看来，这也是非常棒的交流。让我们继续推进互联网治理工作。让我们继续保持讨论，围绕后续举办混合会议或现场会议的后续步骤。这很重要。

马腾，最后讲几句？

马腾·波特曼： 是的。我想说，我完全同意。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讨论，只有当我们目标一致、对重要事务达成共识时才能实现。我认为在这两点上，我们都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增进了彼此的理解。

我不想称之为教育，塔蒂阿娜。我们不会教育你们，你们也不会教育我们，我们彼此之间是交流和倾听。非常感谢你们与我们一起参会。

马修·希尔斯： 谢谢大家。会议准备结束。非常感谢。下次会议再见。再见。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再见，谢谢。

[录音结束]

[会议记录结束]